家族史——落地南洋：一個華人家族的五代變遷

黃詩涵 化工系 29 級 114032062

前言

從小，我便在馬來西亞檳城成長。在檳城長大的那麼多年都是和家族世居檳城的母親這邊的親戚有較多的聯繫。父親那邊的親戚由於距離較遠，關係不算太親近。父母親工作繁忙，一般只有農曆新年才會去拜訪，探望他們。因此，我對祖父母一直以來的印象只有他們有一家不太大的雜貨店，門口停著一輛破舊廂型車，還有每次去都會得到一隻免費的紅豆冰淇淋。

前些年，祖父輕微中風，需要到檳城醫院看醫生，我們的接觸多了起來，關係才慢慢親近，也慢慢瞭解了他的故事。透過這段故事的梳理，我折服于他在那段離我很遙遠的艱苦歲月展現出的韌性和遠見，敬佩他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落地生根，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從小到大，我都在華人社區和學校成長和學習。即使家族來到馬來西亞已有 100 餘年的歷史，華人的習俗和文化依舊對我造成了深遠影響。從家族第一代下南洋的祖先開始到現在，我已經是來到馬來西亞的第五代華人了。這篇報告將會以祖父為主軸，記錄我們家族是如何在一個陌生的國度紮根的。可惜由於第一代和第二代下南洋的長輩們均已離世，且早些年生存已是不易，很少人會和自己的後輩分享自己早年的故事。此外，家族的遷徙和高濕度的氣候導致了家族史料留存不易，戶籍資料也因爲當時英殖民時代和日據時代的戰爭而缺失。祠堂和廟宇之類的實體文獻也因爲祖先早在 20 世紀初就下南洋，與在中國的親戚已完全失聯，前年父親到中國廣東尋親時已完全沒了線索。

由於種種原因，瞭解家族史已經變得有些困難。借此機會，我想把這段沒人記錄的歷史整理並記錄下來，避免這些故事完全消失。由於長輩們年事已高，在採訪時已記不太清具體時間和年份，僅依靠記憶推算和猜測，因此部分時間綫可能會有些許混亂。

遠去的家鄉——南洋的新生活

家族裏第一代來到馬來西亞的是我的高祖父及高祖母，廣東省普寧縣東埔仔人，由於年代久遠，出生年月，什麼時候來到馬來西亞，因何而來都已不可考。

据祖母的回憶，高祖父相當長壽，約莫 1970 年代方才逝世，當時約為 80–90 歲，可以推斷高祖父應該是 20 世紀清末民初時期遠渡重洋來到馬來西亞[1]。1860 年，《北京條約》開放后，大量華工出海尋找生計[2]。清末民初，社會動蕩，很多靠近廣東一帶的年

[1] 祖母，2026 年 5 月 9 日 16：00 透過 WhatsApp Call 採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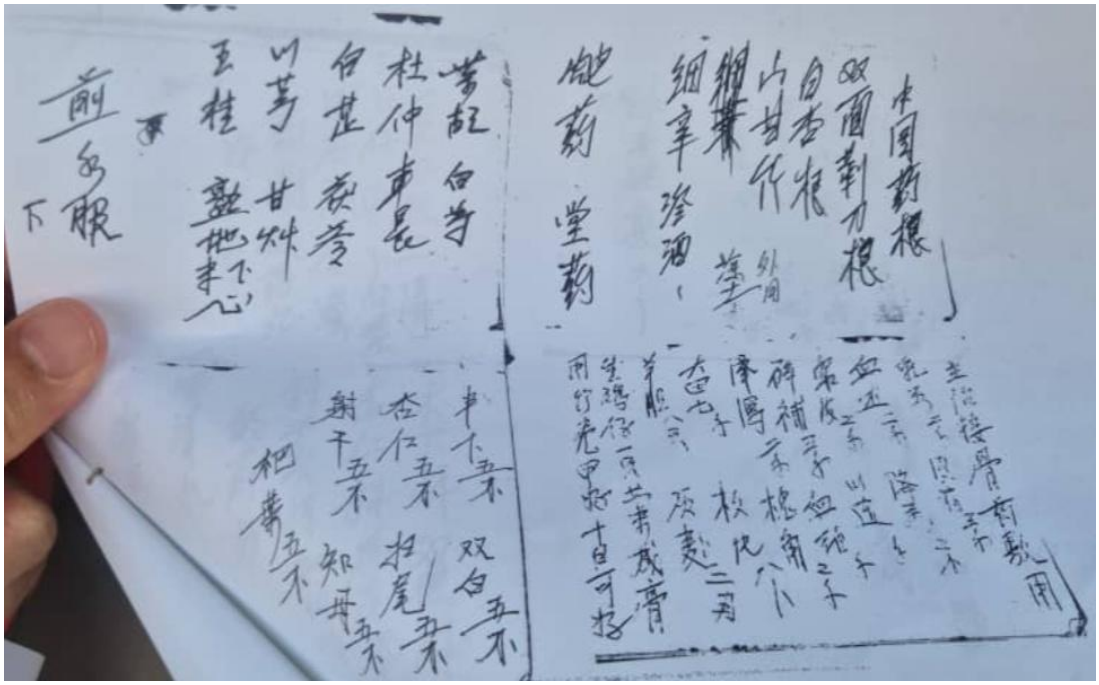
[2] 唐振瑜，〈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落番》 一頁落番史〉，《金門日報》，2017/04/12 網絡版，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4/279162?cprint=pt，2026 年 5 月 18 日閱讀。

輕人選擇下南洋打拼，高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孤身一人來到了當時還是處於英殖民時期的馬來亞北部的吉打亞羅士打（Alor Setar，Kedah)。



圖一：馬來半島北部吉打、檳城與霹靂州地理位置圖（Google Maps 截圖[3]）

據祖父口述[4]，高祖父一開始是和朋友合作經營雜貨店的生意，但是後來據說生意失敗，只能做起了打石工。曾祖父是高祖父的二兒子，也是家族裏第一個在馬來西亞出生的成員。他也從事打石，在和曾祖母結婚並誕下三女一子后便于 1954 年因病離世。當時正值日据時代後的英殖民時期[5]，英軍不想讓當地華人幫助游擊的共產黨們，實行了布里格斯計劃，用鐵網圍住村莊，隔絕村民與外界的交流這些集中點後來就變成了華人聚居的新村落[6]，因此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都不太好。兒子的早逝對高祖父打擊極大，不久後便轉行，開始了「走江湖式」的售賣鐵打藥酒和草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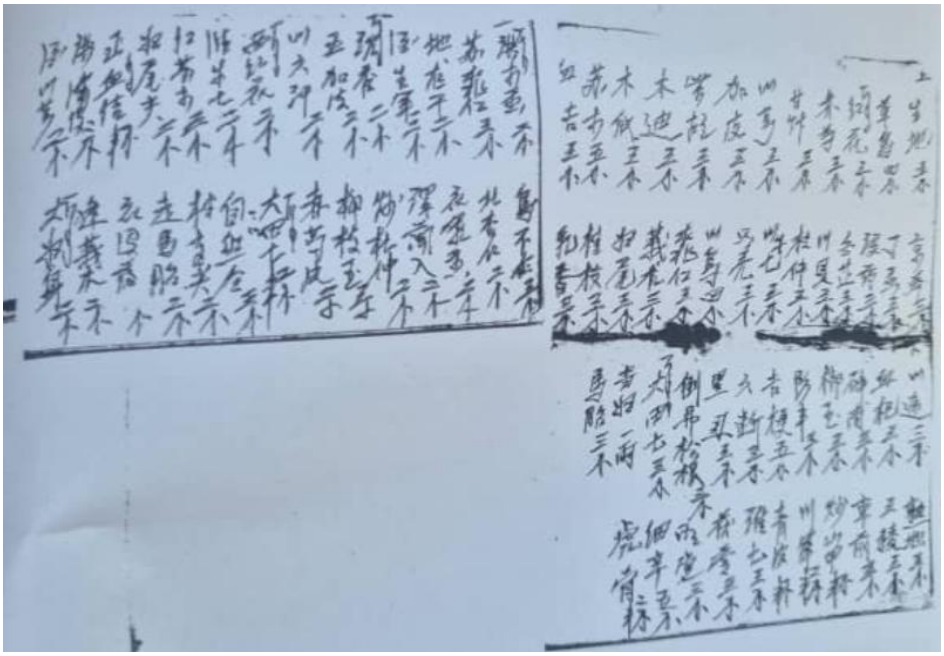


[3] Google Maps, 馬來西亞地圖，截圖於 2026 年 5 月 10 日

[4] 祖父，2026 年 5 月 9 日 15：08 透過 WhatsApp Call 採訪，由於受訪人使用潮州話，受訪人之子協助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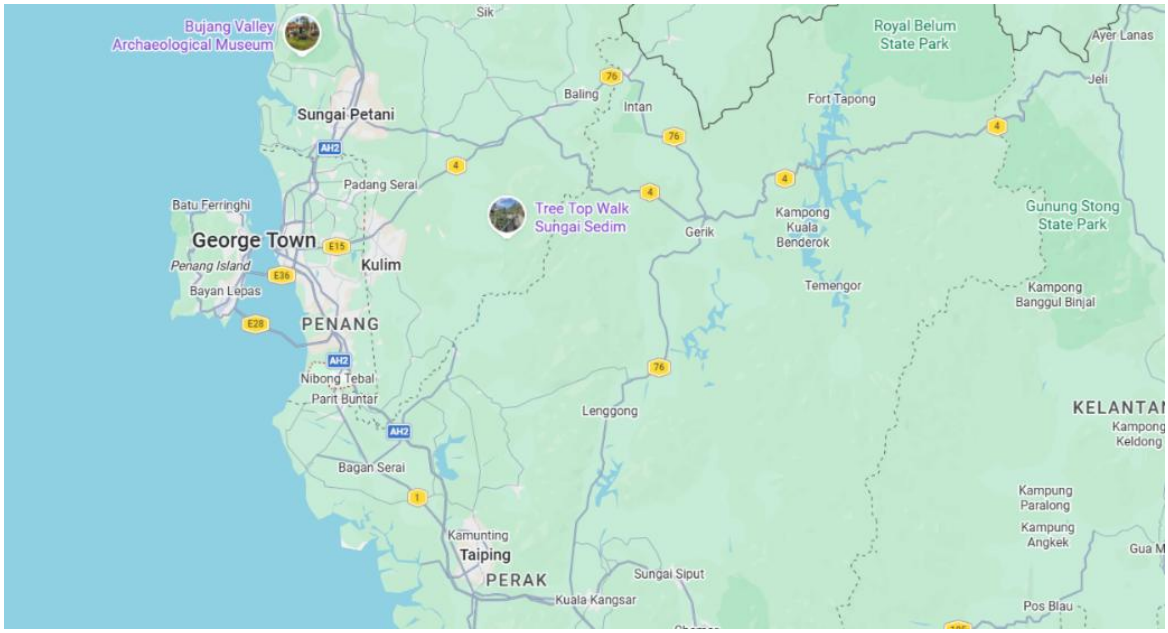
[5] Mahathir bin Mohamad. "Our Region, Ourselves", Time Asia, Hong Kong, 31 May 199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228072332/http://www.time.com/time/asia/asia/magazine/1999/990531/mahathir1.html

[6] 維基百科，〈華人新村〉，2026 年 5 月 10 日瀏覽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D%8E%E4%BA%BA%E6%96%B0%E6%9D%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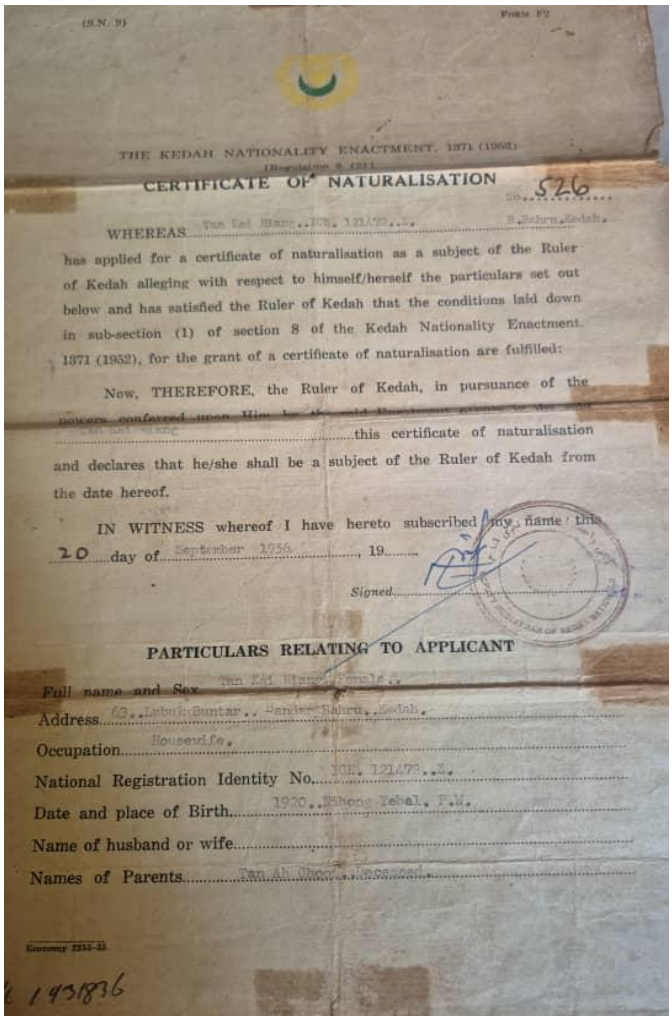
圖二、三：高祖父流傳至今的鐵打中藥方手稿（筆者之父攝於 2026 年 5 月 9 日）

曾祖父離世后，家裏的重擔落在了曾祖母身上。曾祖母生於 1920 年，出生於檳城州威南縣最南端的高淵（Nibong Tebal，Penang）。丈夫早逝，她孤身一人需要養活三女一子。曾祖父嗜賭，沒留下什麼財產，她只能到別人家擔任幫傭或月嫂，非常艱苦，在外地工作時，孩子們也只好靠新村裏好心的鄰居幫助，到鄰居家裏吃飯。曾祖母也相當長壽，2006 年仙逝，享年 85 歲。



圖四：高淵的地理位置（Google Maps 截圖[7]）

[7] Google Maps, 高淵地圖，截圖於 2026 年 5 月 10 日



(S.N. 9) Form F2

THE KEDAH NATIONALITY ENACTMENT, 1371 (1952)

CERTIFICATE OF NATURALISATION No. 526

WHEREAS Tan Lai Hiang ..NIK. 121/72... B.Sebru,Kedah.
has applied for a certificate of naturalisation as a subject of the Ruler of Kedah alleging with respect to himself/herself the particulars set out below and has satisfied the Ruler of Kedah that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sub-section (1) of section 8 of the Kedah Nationality Enactment, 1371 (1952), for the grant of a certificate of naturalisation are fulfilled:

Now, THEREFORE, the Ruler of Kedah, in pursuance of the powers conferred upon Him by the said Enactment grants to the said [illegible] this certificate of naturalisation and declares that he/she shall be a subject of the Ruler of Kedah from the date hereof.

IN WITNESS whereof I have hereto subscribed my name this 20 day of September 1956, 19.....

Signed.....

PARTICULARS RELATING TO APPLICANT

Full name and Sex Tan Lai Hiang, Female.
Address 69, Lebuh Buntar, Bandar Baharu, Kedah.
Occupation Housewife.
National Registration Identity No. NIK. 121/72...
Date and place of Birth 1930, Bkhong Tebal, P.W.
Name of husband or wife
Names of Parents Tan Ah Chuan, deceased.

Economy 2252-53

1931836

圖五：曾祖母於 1956 年獲得之吉打州歸化公民權證書（筆者之父攝於 2026 年 5 月 9 日）



圖六：曾祖父及曾祖母之墓（筆者之父攝於 2026 年清明節）

在馬來西亞留下名字的人

祖父生於 1943 年，曾祖父逝世時僅 11 歲。當時祖父非常貧窮，閑暇時會到橡膠園幫忙撿橡膠以換取微薄的收入。祖父的文化程度不高，小學四年級便因爲家裏經濟困難輟學，成年後便前往當地的一家雜貨店打工，學習如何經營一家雜貨店。這也爲日後自己開雜貨店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在打工的那幾年，誠實守信的性格特質很快讓祖父獲得了雜貨店老闆的信任，甚至允許祖父時不時在老闆家裏留宿。此外，祖父的工作也從一開始的點貨，收錢漸漸轉變成和供應商溝通和進貨等較爲重要的工作。他慢慢接觸到雜貨店的成本利潤等經營核心，也建立了屬於自己的人脈，對後期雜貨店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效果。



圖七：祖父早年的身份證（複印件，筆者之父攝於 2026 年 5 月 9 日）

到了二十幾歲的年紀，祖父毅然決然地選擇自立門戶，在向高祖父拿了 200 元便開始創業。他選擇了位於霹靂州吉輦縣的漁村瓜拉古樓（Kuala Kurau, Kerian District, Perak） 作爲「新泰成」雜貨店的開設位置。這個地方有著「魚米之鄉」的美稱，人口以馬來族群爲主，周邊都是小型的村落和稻田，華人並不多[8]。由於租用土地及買下房屋用作店面和自住已經花去他大部分的資金，祖父只能向供貨商賒賬。好在他平日信譽極好，往日積累的人脈在此時派上用場，供貨商們都愿意信任他，讓他賒賬。



圖八：瓜拉古樓的地理位置圖（Google Maps 截圖[9]）

[8] 百度百科，〈瓜拉古楼〉，2026 年 5 月 19 日瀏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3%9C%E6%8B%89%E5%8F%A4%E6%A5%BC/626360

[9] Google Maps, 瓜拉古樓地圖，截圖於 2026 年 5 月 10 日

一開始開店時，他只買了一包油，一包鹽和一包糖就開始了生意，但是基本賺不到什麼錢。祖父真正賺到第一桶金的生意是把曬乾的椰子賣給榨油商。這門生意非常麻煩，需要向椰子園大量購入椰子，把椰肉挖出來后曬乾再賣給榨油商用於製作椰油。馬來西亞的天氣炎熱，但多雨，椰子乾一旦淋雨就會發霉，可以說曬椰子乾，程序複雜，利潤也不高。這也了當反映了當時一部分的華人通過小型商業謀生。

雜貨店開始順利運營后，祖父也有了成家的想法。在 27 歲那年，他在朋友的介紹下前往吉打州居林縣的一個小鎮魯乃（Lunas，Kulim，Kedah）和當時 24 歲的祖母相親，並定下了婚事。祖母出生于魯乃，家裏只有一小塊祖輩留下來的椰子園，種植一些椰子，也養豬以貼補家用。由於母親生病，原本打算讀中學的祖母被迫輟學，後來便嫁給了祖父。据祖母回憶，祖父母結婚時，祖父借了一輛車，去到祖母家裏接親，嫁妝是紅包錢買的衣服和黃金，和現在的婚禮習俗非常相似。祖父母結婚後一年誕下了我的大伯，兩年后我的父親也出生了，他們一共誕下四子一女。由於祖母的妹妹非常希望擁有自己的小孩，卻因高血壓多次流產，祖母決定把最小的孩子送給他們撫養，而祖父也很快同意了把小兒子送養的要求。

有了家庭負擔后，祖父開始擴大生意範圍。祖父母會從批發商處購買較大分量的貨物並分裝成小包再賣出。這是因爲一般家庭不需要那麼大的分量也負擔不起一次性買下一整包的費用。除了售賣雜貨和日常用品，後來他們也有開始售賣魚蝦蔬菜等難以保存的生鮮食品，賣不出去且不新鮮的魚蝦則會被留下來給自己家裏吃。從小吃了太多不新鮮魚蝦的父親直至今日依然非常抵觸吃魚蝦。在售賣生鮮食品后，雜貨店的發展開始遇到了瓶頸期。因此，祖父決定開始供貨給食堂和更小型的雜貨店。他一開始先是和食堂老闆談合作，以答應送貨和允許賒賬的條件換得了穩定的客源。爲了送貨，他購買了一臺廂型車。

此外，他也開始供貨給比他更小型，不能拿那麼多貨的雜貨店。由於他進貨的數量增加，供貨商供給的成本降低，銷貨也快，因此利潤增長較快。据父親口述[10]，巔峰時期祖父甚至同時供貨給了十幾家小型雜貨店，每天都很忙碌。雜貨店售賣的品類非常之多，爲了能在顧客砍價的時候快速知道貨物的成本，祖父母自創了一套專屬的「暗語」，寫在貨物的箱子上，用於暗示成本。祖母在婚後身兼多職，既需要撫養孩子，也需要在祖父去送貨或者取貨的時候負責收錢，理貨等繁瑣的工作，雜貨店最麻煩的分裝也常常需要她的幫忙。雜貨店的順利發展，離不開祖母在背後對家庭和生意的支持。

此外，當時的顧客常常向他要求賒賬，他都一一答應，且并沒有强制他們還錢。据祖父口述，有一個讓祖父至今難忘，有關賒賬故事起源于以前的一個常客常向他賒賬，但後來離世，原本他不指望這筆帳還能收回來了，但 20 年後，常客的後代回來找到了雜貨店並要還回他父母欠下的那筆帳，這也讓祖父從來沒有後悔過允許顧客賒賬。當

[10]父親，2026 年 5 月 9 日 17：00 透過 WhatsApp Call 採訪

然也有一些賴賬的顧客，其中有一個顧客是伊斯蘭教徒，據說是在去麥加朝拜回來后認爲自己連債務也一并擺脫了，而祖父也沒有認真追究。

祖父會時不時地拿一些糖果零食給鄰居家的小孩，當時村子裏的小孩都知道有個開雜貨店的 Pak Ah Hoon （意爲阿雲伯，Hoon 為潮州話雲的發音)。而時至今日，早在三十年前便舉家搬遷至吉隆坡的鄰居還會在特地回來探望祖父。每年的農曆正月初一，爲慶祝新年，也爲了順理成章的一家人團聚，祖父家裏都會舉辦開放式的流水宴。此時都會有很多的親戚朋友出席，不乏那些早已搬走卻牽挂著他的鄰居們。

教育與傳承

在教育問題上，祖父也有著屬於自己的堅持。和有些希望孩子繼續幫自己的忙，繼承家業的華人家庭不同，祖父認爲只有教育才能讓自己的孩子有更多選擇。据母親口述，祖父曾對孩子們說:「你們也看到了我現在的生活，如果你們不想要過我這種生活，那就好好讀書，選擇自己想走的路。」据祖父口述，祖父當時上的小學規模不大，不分班，由一名在英殖民時期讀到初中二的老師教學，只有基本的中文，英文，數學和科學等科目。祖父小學四年級便因爲經濟問題輟學，但不想要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轍，因此非常重視孩子們的教育。据父親口述，他小時候成績很差，祖父決定送他去補習班補習。在上了幾堂課后，他的補習老師認爲他天資不高，於是跟著父親回家，對祖父說你的兒子實在是不適合念書，建議你不要再讓兒子繼續上補習班了，反正上了也沒用。祖父聽到後只問了一句話，我的兒子有沒有在上課時間作弄同學或搗亂？老師回答沒有，只是安安靜靜的坐在那裏。祖父便說那很好啊，雖然我兒子不太厲害念書，但是他只要一堂課學會一個詞語，那我就心滿意足了，只要有進步就好。於是父親便繼續補習。後來父親從職業學校畢業后，他成爲了一名科技公司的技術員。同時，父親半工半讀，周末時會去上課學習電機相關知識。後來父親考上了國立大學，成爲了一名半導體工程師。

祖父的子女多接受高等教育，從事行業多元。大伯在畢業後從事保險工作。在正式賣保險前，祖父曾認真的和大伯有過一段對話。据母親口述[11]，祖父對大伯說，現在會有顧客找你買保險是給你機會，靠的是我的人脈，看的是我的面子，所以在賣保險時請保持誠信。無論何時，脚踏實地，老實做人都是祖父的人生信條。此外，三叔黃國忠也跟隨父親的道路成爲了一名工程師。隨著父親這一代長大成家，祖父慢慢變老，身體也日益虛弱。幾年前，小叔接手了雜貨店的生意。小叔野心較大，而祖父相對保守，在連鎖超市遍佈的市場環境下，小叔偏向尋求突破和進步，決策較爲冒險。祖父也放手讓後輩發揮，自己則專心修養，偶爾也會幫忙收錢，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隨著時代改變，消費習慣也跟著改變，鄉村人口也轉移到城市，祖父那代的小型商業經濟已經開始慢慢沒落，父親那代人則通過教育與工業化走出了自己的路。

文化融合和身份轉變

[11] 母親，2026 年 5 月 9 日 17：34 透過 WhatsApp Call 採訪

由於古樓是個小漁村，工作機會並不多，因此父親畢業後前往檳城工作。大伯和三叔也前後將生活重心轉往檳城。父親與同爲半導體工程師的母親結婚後一直定居在檳城，並生下了我。我從小便在華人社區長大，去的學校也都是以華人同學爲主。時至今日，我們家還保留著過新年，吃年餅的習俗。新年時，祖父的子孫們都會聚在一起吃團圓飯。清明節時，我們家的人也都會去吉打州掃墓，祭拜祖先。此外，每逢冬至和端午節的時候，祖父母都會準備湯圓和粽子給小輩們吃。據我觀察，大多華人家庭仍然保留著大部分華人傳統習俗。

雖然還是有著華人的習俗，但我們的生活方式已經漸漸和馬來西亞各族文化融合。由於常常需要和不同族群的人溝通，我們的說話方式都是中英混雜，還夾雜著少許馬來文和方言，甚至有時候一句話可以出現四五個不同的語言。飲食方面我們漸漸本地化，一日三餐也可以選擇各個族群的美食，並不局限於中餐。如果當年的高祖父沒有下南洋，祖父沒有努力落地生根，供養父親讀大學，也不會有現在的我。馬來西亞雖然炎熱潮濕，但讓我們整個家族得以紮根，生活。

我的家族是一個在下南洋后的華人家庭生活的縮影，同時也有千千萬萬個像祖父一樣爲了在這片陌生炎熱的土地上紮根付出了很多努力的華人。他們的選擇和有些人對東南亞國家的刻板印象都是落後，貧窮，而作爲一個在台灣求學的馬來西亞人，我希望通過家族史，讓更多人可以瞭解一個在東南亞的華人家庭是怎樣生存和發展的。



圖九：祖父雜貨店之舊招牌，現放置于新店（筆者之父攝於 2024 年）